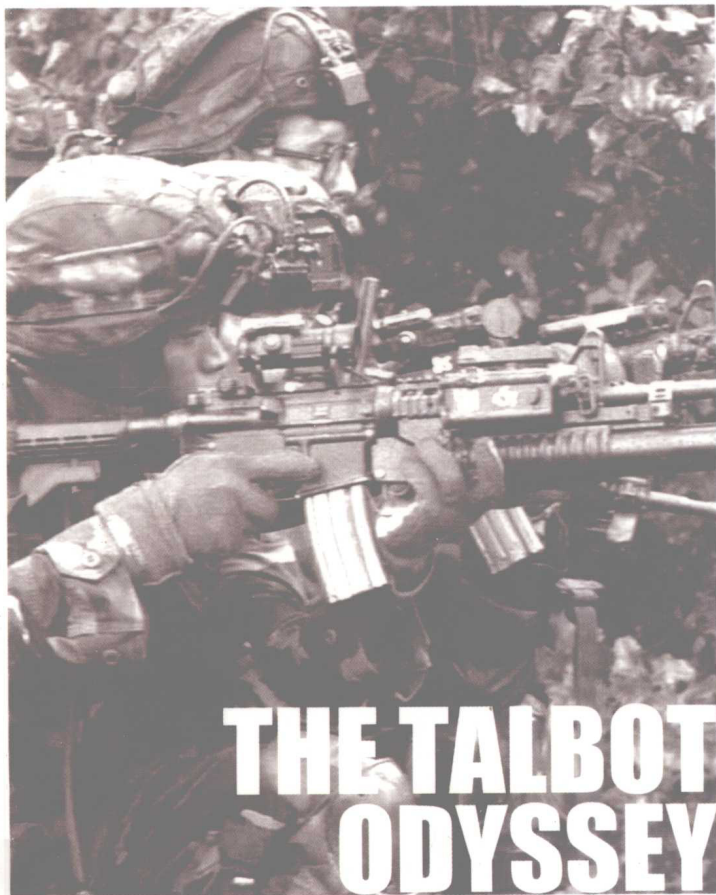


《纽约时报》畅销书

高居《纽约时报》榜首的最火畅销书作家尼尔森·德米勒的经典作品，《华盛顿邮报》盛赞：“故事扣人心弦，让人百读不厌，魅力无人可挡！”



THE TALBOT
ODYSSEY

致命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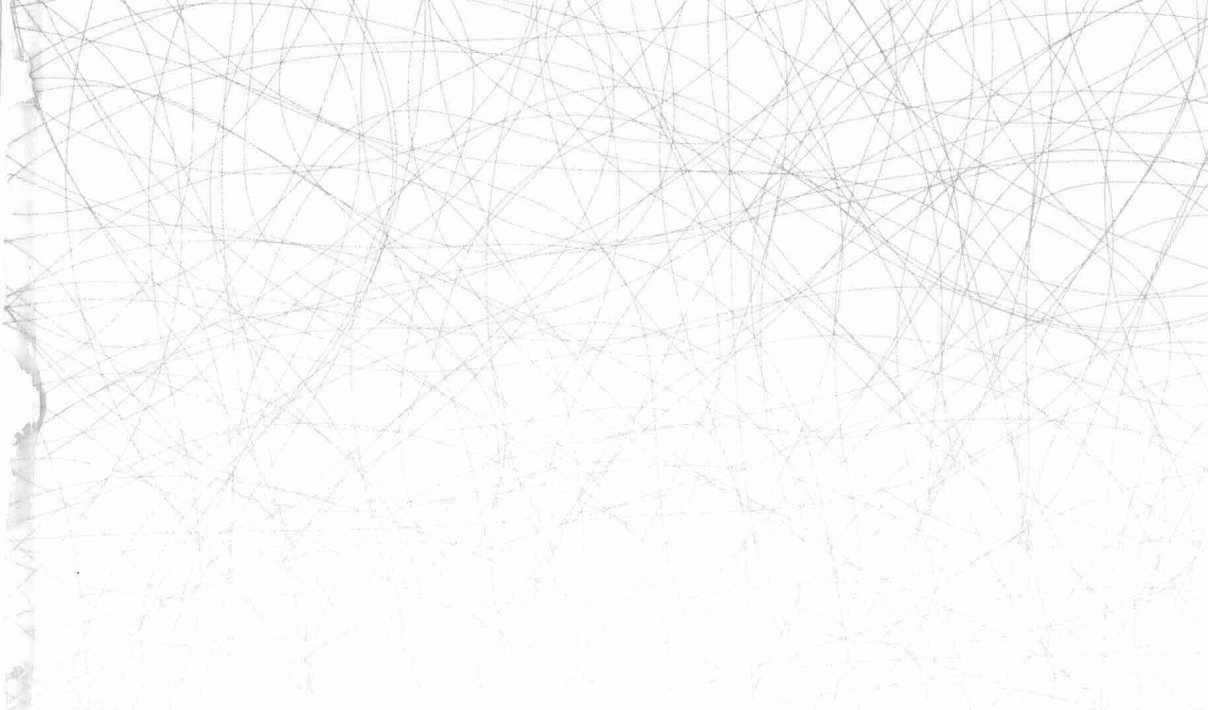
[美]尼尔森·德米勒 著
孙成平 译



就会被小说每一页中那活生生的内容打动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
尼尔森惊险小说系列

致命武器 **THE TALBOT ODYSSEY**

[美] 尼尔森·德米勒 著
孙成平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命武器 / (美) 尼尔森·德米勒著; 孙成平译.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 - 7 - 5396 - 3314 - 5

I .致… II .①尼…②孙…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8541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9726

Copyright © 1984 by Nelson DeMille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Nicholas Ellison Agency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致命武器

(美) 尼尔森·德米勒著 孙成平 译

责任编辑:岑 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瑞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27

字 数:400,000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3314 - 5

定 价:3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致 谢

特别感谢朱迪思·沙弗兰,感谢她细心又富有创造性的编辑。

同时还感谢约瑟夫·E.珀西科跟我分享有关战略情报局的知识;感谢丹尼尔·斯塔勒悉心的探讨;感谢赫伯特·F.加拉格尔以及迈克尔·P.斯塔福德,感谢他们两位在法律方面的真知灼见。

还要感谢琴妮·韦特,感谢她的信任;感谢伯纳德·盖斯,感谢他所寄予的期望;感谢丹尼尔和艾伦·巴尔别罗的慷慨大方;感谢D.P.努南的无私奉献与帮助。

特别要感谢英国编辑马克·巴提·金,他对此书的出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按

本书中大部分人物均为杜撰，个别显耀权贵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

为了生动起见，书中顺便提到战略情报局的男男女女，他们有的仍健在，有的则已作古。战略情报局的老兵并没有亲自参与此书的创作。本小说中的战略情报局并不指涉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组织。

关于前苏联驻联合国使节团周末聚会地——位于长岛的格伦科夫，本书予以翔实的描述，只是个别地方不囿于现实描述。对于它周围情况的描写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法。

楔子

“世界将以这种方式结束，”维克托·安德洛夫说，“没有轰鸣，也没有哀号……只听到哔、哔、哔……”他宽阔的脸盘露出狰狞的微笑，挥手指向狭长、昏暗的阁楼里一排电子电路板。

旁边站着的这位身材高大、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开口说：“不会真的结束，安德洛夫。只是改变。而且，至少不会流血。”

安德洛夫朝楼梯走去，脚步声在阁楼里回响。“是的，当然。”他说，接着转身打量着站在暗影里的这个美国人。他虽然上了年纪，可仍显得英俊潇洒，一双清澈幽蓝的眼睛，一头浓密的银发。在安德洛夫看来，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有点过于高贵典雅。他说：“过来，给你个惊喜，你的一个老朋友，四十年了，你一直都没见过。”

“谁呢？”

“水果商。你曾经想过他身上发生什么事了吗？他现在可是大资本家了。”他朝着楼梯点了点头，“跟着我，楼梯光线暗淡，小心点儿。”

这个身材粗壮的苏联中年男子沿着狭窄的楼梯往下走，走进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屋子里只有一盏壁灯，显得暗淡。他说：“你不能参加我们的五一节庆祝会，真是遗憾。不过，正如往年一样，我们邀请了那些对我们友好的美国人。可是你知道吗？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他们中竟还有人认得你。”

美国人默不作声。

安德洛夫继续说道：“今年，我们邀请的是亚伯拉罕·林肯旅的退伍老兵。他们会不厌其烦地大谈他们半个世纪以前在西班牙杀死多少法西斯分子。”

“我想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好的，我们会给你送上酒水、食物。这里的食物很可口。”

“我知道。”

安德洛夫很和蔼地拍着自己的大肚子。“呃，下个五一节的时候，莫斯科会以很优惠的条件从美国进口大量的食物。”昏暗的光线下，他微笑着，推开

墙上的一个仪表板。“过来。”他们走进一间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教堂。“请这边走。”

美国人穿过教堂，转入一间办公室，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了下来，他环视着房间。“你的办公室？”

“是的。”

美国人默认地点了点头。他不敢想象这个大楼里还有这么宽敞、气派的办公室，就是苏联驻联合国的大使的官邸也未必如此。维克托·安德洛夫，这位驻在纽约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领，显然是个人物。

安德洛夫接着说：“你的老朋友很快就会到这里。他就住在附近，不过我们还有时间小酌两杯。”

美国人朝教堂的另一端望去。以前放置圣餐桌的上方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他回头看着安德洛夫。“你知道大袭击什么时候开始？”

安德洛夫倒了两杯雪利酒。“知道。”他递给美国人一杯，“大袭击开始，世界也就结束了——”他举起杯子：“——美国国庆日。干杯。”

美国人回应道：“干杯。”

第一章

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站在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无线电大楼第69层楼顶的观景台上向南远眺，只见座座摩天大楼犹如群山峻岭向市区延绵而去，使那里较低的楼房好像陷在了峡谷之中，然后它们在华尔街上空再次攀缘而上，就像是一道道悬崖峭壁直插云霄。奥布莱恩头也不回，对站在身边的男人说：“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常常往华尔街扔炸弹，炸死了一些人，大部分是工人、职员和信使——基本上都是他们同一个阶层的人们。我想他们不曾伤害过戴着大礼帽的资本家，也不曾打断过哪怕是五分钟的交易。”

站在奥布莱恩旁边的这个人叫托尼·阿布拉姆斯，其父母生前都是革命者，他讪讪地微笑着：“那些人是想通过他们的行为说点什么。”

“我想你现在会这么说。”奥布莱恩抬头朝四分之三英里之外的帝国大厦望去，他说，“我们这儿很安静，任何习惯了纽约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一点，安静。”他看着阿布拉姆斯：“我喜欢晚上下班后到这里来，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没有。”一年多来，阿布拉姆斯在奥布莱恩的法律服务公司任职，这家公司由奥布莱恩、金伯利和罗斯合伙的公司位于无线电大楼第44层。他环视着这个几近废弃的屋顶，楼顶的南、西、北三面成马蹄铁形走向，把顶层上悬挂电梯的一座较小的建筑设施嵌在了当中。房顶铺着赤褐色的瓦片，周围摆放着松树盆栽。三三两两的游客——大部分是东方人——站在灰色的铁围栏边抓拍下面灯火通明的街市。阿布拉姆斯接着说：“我承认自己从未去过自由女神像那里，也从未去过纽约大楼那里。”

奥布莱恩微笑着说：“啊！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纽约人！”

他们两个好大会儿不做声，阿布拉姆斯不清楚奥布莱恩为什么要他在傍晚时候一起上来观看。作为一名诉讼送达人，为了拿下法学资格证书，他孜孜不倦，甚至连这个老头的办公室都不曾见过，更不用说跟他搭几句话

了。

奥布莱恩好像专注于外面伸向港湾的景色，他掏了掏口袋，接着问：“你有2角5分的硬币吗？”

阿布拉姆斯递给他一枚。

奥布莱恩走近架在支柱上的一个电子观测器，投下硬币，机器“嗡嗡”作响。奥布莱恩察看了观测器上的一张卡片。“97号”，他旋转观测器，指针指向97，“就是这里，”他看了足足有一分钟。“港口的那个女人仍然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他直起腰问道：“你是爱国主义者吗？”

阿布拉姆斯把这当做一个针对个人的问题，话里有话，回答道：“是与不是，有待验证。”

对于这个回答，奥布莱恩的表情既不流露肯定，也不表示否定：“给，想看看吗？”

观测器“咯吱”一下停止了“嗡嗡”声。阿布拉姆斯说：“恐怕是时间到了。”

奥布莱恩愤怒地看着机器：“还没到三分钟，你给《时代》杂志写封信反映情况。”

“好的，先生。”

奥布莱恩把手插进口袋：“这里冷了。”

“也许我们该进去了。”

对此，奥布莱恩不予理会，接着问：“阿布拉姆斯，你会说俄语吗？”

阿布拉姆斯斜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年纪大些的人，除非事先已经知道答案，人们一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是的，我父母——”

“对了。”奥布莱恩点点头：“我想有人告诉过我说你会讲俄语。我们有些讲俄语的当事人，住在布鲁克林的犹太移民区，我想就靠近你居住的街区。”

阿布拉姆斯点点头：“都荒废了，不过我相信跟他们交流还是可以的。”

“好，如果要你把俄语讲得地道些，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我可以找给你保存在国务院的俄语语音磁带。”

阿布拉姆斯瞥了他一眼：“好吧！”

奥布莱恩朝西边凝视了几秒钟，他说：“你做侦探的时候，有时候负责保卫苏联派往联合国的使节团？他们住在东大街67号？”

阿布拉姆斯看了他一眼，说：“作为离开部队的条件，我签署了一份誓约，不对外提及我过去的工作。”

“是吗？哦！是的，你过去为警察部门做情报工作，不是吗？红色纵队。”

“如今他们不叫它这个了，它听起来太——”

“太直白了，天啊，我们生活在一个隐讳的年代，不是吗？头头不在场的时候，你们把它叫做什么？”

“红色纵队。”他微笑道。

奥布莱恩也微笑着说：“事实上，你根本不是保卫苏联使节团，而是监视他们……你相当了解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中的主要人物。”

“也许吧。”

“维克托怎么样？”

“他怎么了？”

“算了。你去过格伦科夫吗？”

阿布拉姆斯转过头，凝视着新泽西的落日，最后他回答说：“奥布莱恩先生，我只是个城里警察，不是詹姆斯·邦德，我只能管到城边，格伦科夫属于拿骚县。”

“可是你确实到过那里。”

“也许吧！”

“你私下里记录过那里的人吗？”

阿布拉姆斯带有些许不耐烦地回答：“我的工作并不是像联邦调查局那样监视他们，我的责任仅限于监视他们跟哪些组织、哪些人有接触，那些组织和个人也许会对纽约和纽约的人们构成危害。”

“他们可能是些什么人呢？”

“就是通常的那些人，波多黎各解放组织、黑豹组织、地下气象组织，这些是我所感兴趣的。如果苏联想从市中心的实验室里偷取化学公式，或是偷取拉特纳做奶酪薄饼的配方，我一点都不关心，我能说的就这些。”

“可是作为一名市民，你会关心的，你会报告联邦调查局的，而你也确实这么干过几次。”

光线暗淡，阿布拉姆斯看着他，没做回应。奥布莱恩知道的实在太多了，或者很可能他只是猜测推断。作为一位出色的辩护律师，这就是他的做事风格。

“你准备参加七月份的律师考试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奥布莱恩微笑着：“很早以前的事了，我记得是在一个小木屋里考试的。”

阿布拉姆斯早就听说帕特里克·奥布莱恩有个转换话题的习惯，令人紧张不安，看起来漫不经心，就像纸牌作弊老手洗牌，趁机发给自己一副同花顺。阿布拉姆斯说：“你打算对华尔街爆炸案说点什么吗？”

奥布莱恩看着他：“哦，哦，不。今天是五一节，正好让我想起以前到联合

广场去看五一节庆祝会了，你曾经去过吗？”

“去过很多次，我父母常带我去。我在部队的时候也经常去，有几次是穿着制服，最后几年就穿着便服去。”

过了好大会儿，奥布莱恩才说话：“看，那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要是往华尔街上投枚轻型核武器，会是什么效果呢？”

“也许会中断交易五分钟。”

“我想听到一个严重点的回答。”

阿布拉姆斯点了支烟。“杀死几万人。”

奥布莱恩点了点头。“这个民族最伟大的金融人才消失了，将会给几百万人带来经济方面的灾难，引起全民族的大混乱、大恐慌。”

“也许吧。”

“导致社会动荡，街头暴力，政局不稳。”

“奥布莱恩先生，我们为什么要谈论对华尔街使用轻型核武器呢？”

“只是五一节的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猜想皮肤黝黑、一身黑色的无政府主义者点燃引线，投掷保龄球形状的炸弹。”奥布莱恩抓出一个大肚长颈瓶，倒满一杯喝下去。“我感冒了。”

“你看起来好好的。”

他大笑。“我应该在长岛那里，乔治居住的地方，可别刮风了。”

阿布拉姆斯点点头。他知道，要在一些小骗局，尤其是奥布莱恩的合伙人凡·东设的骗局中充当一个同谋，可能就会陷入更大的骗局之中。

奥布莱恩又倒了一杯，递给阿布拉姆斯。“白兰地，正宗货。”

阿布拉姆斯喝完把杯子递了回去。

奥布莱恩又喝了一杯，然后把瓶子放到一边，他好像在专注地思考。“信息，这是一个几乎完全依靠信息的文明社会——它的生成、储存、提取和散播。我们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没有那些无尽的信息，我们的社会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想想这些吧，股票和债券交易、货物交易、金属交易、信用卡交易、国际资金转移、公司账簿，大部分都是在下面那里完成的。”他点头，目光逐渐移向远处，“设想成百万的人在努力地证明他们所受到的损失，我们将沦落为一个乞丐王国。”

阿布拉姆斯问道：“我们又要谈论对华尔街使用轻型核武器吗？”

“也许。”奥布莱恩沿着屋顶走到观景台的东头，在栏杆边停了下来，他俯视洛克菲勒中心的建筑群。“不可思议的地方，你知道吗？这些大楼顶上的公园占地达四英亩。”

阿布拉姆斯上前走到他身边。“我想我不知道。”

“这是事实，再花一个硬币看看吧！”奥布莱恩从阿布拉姆斯手里拿过硬

币,投入另一个电子观测器。他弯下身,透过镜头望去,旋转观测器,对准焦距说:“格伦科夫离这里大约二十五英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努力看能否搜索到凡·东的焰火表演。”

“焰火表演?”

“说来话长,简单点说,凡·东住在苏联人的隔壁,被指控骚扰他们,你也许听说过。”

“也许吧。”

奥布莱恩旋转观测器,对准焦距。“他们打算在拿骚县法庭起诉他,当然了,他们只能聘请当地的律师。你看看吧!”

“看当地的那些律师?”

“不,看格伦科夫。”

阿布拉姆斯弯下他高大的身躯,俯身近看观测器,调整了下焦距。汗普斯特平原在镜头中冒了出来,一直延伸到小岛北端崎岖的丘陵海岸,那是一块富饶之乡、特权之地、清静之所。尽管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并不能看到什么细节,他知道——正如奥布莱恩之前所提示的那样——他正在眺望另一个世界。“我看不到烈火熊熊,”他发表了下意见,“也听不到炮声隆隆,我敢说。而且你也看不到我们的旗帜依然在凡·东的要塞上高高飘扬。不过我向你保证其实是有的。”

阿布拉姆斯直起身,瞥了一眼手表。

奥布莱恩说:“就连德拉库拉都需要一名好律师,可怜的乔那森·哈克,他听人说过,你要是受邀进入那个充满邪气的城堡,你有时可能都会找不出来的路。”

阿布拉姆斯知道自己本应该为能有机会和老板一起站在大厦顶上感到兴奋,但奥布莱恩过多的沉思令他开始有点不耐烦起来。他说:“我不是很确定是否明白你的话。”

奥布莱恩微笑着:“这个公司很少有人向我坦白这一点,他们通常微笑着点头直到我介入正题。”

阿布拉姆斯背靠围栏,下面还有几个游客在四处走动,天空一片粉霞色,景色十分宜人。

奥布莱恩准备再去观察搜索,就在这时候,观测器又暗了。“该死,你还有硬币吗?”

“没,没有了。”

奥布莱恩开始沿原路返回,阿布拉姆斯跟随左右。奥布莱恩说道:“我说的是我在这个月底解雇你,你将被爱德华兹和斯泰勒雇用,他们是拿骚县花园城市的律师,他们代表苏联人起诉凡·东。”

“我在为你和凡·东工作,这样听起来好不道德,你感觉呢?”

“爱德华兹和斯泰勒要求如果哪天苏联人受到凡·东的骚扰,他们就要进入后者的庄园查看,苏联人最后是会同意这个要求的。他们没有同意斯泰勒今天要去查看的请求,但也许等下次凡·东办招待会的时候会同意他们去。该招待会很可能就在纪念日那天,到时你就陪爱德华兹和斯泰勒律师一起去,回头再把讨论的主要情况汇报给我。”

“那么,如果凡·东事实上真的在骚扰苏联人,他就会被起诉而且会败诉。同时苏联人就有权要求命令他停止骚扰。”

“他们是通过爱德华兹和斯泰勒来起诉凡·东的。但是我的一个朋友芭锡安法官碰巧负责这个案子,他认为凡·东先生依法享有权利举办聚会,这和骚扰之间的界限很微妙,很难做出决断。”

“对不起,据我了解,凡·东先生好像并不是个好邻居。他小肚鸡肠,由着自己的怨恨或者是盲目的爱国之情来行事。”

奥布莱恩微微一笑。“哦,按理说应该是这样,但这并不只是一桩民事案件。”

阿布拉姆斯停下来,目光越过曼哈顿的北端,投向中央公园。当然这不只是一桩民事案件。这些关于他会讲俄语、他的爱国之情、他在红色纵队的经历的问题和别的所有看起来是杂乱无章、毫不相关的对话,并非一点关联都没有,这就是奥布莱恩的做事风格。“那么,我进入他们的房子后,应当做什么?”

“大致上就是乔那森·哈克在德拉库拉的城堡里所做的那些,机灵点。”

“乔那森·哈克死了。”

“还不止呢,他丧失了灵魂。但是既然你想成为律师,就像哈克先生那样,你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

阿布拉姆斯不由自主地笑了笑。“关于这一点,你还要跟我说些什么?”

“目前就这些,过段时间,我可能还要找你商量。你不能和任何人谈及此事,如果我们按计划行事,你要直接向我汇报。任何代表我的人,不管是谁向你提出什么要求,都不能跟他们说,明白吗?”

“明白了。”

“很好,同时我会给你拿到那些语音磁带,即使你一无所获,至少你可以把俄语说得更地道些。”

“为你的那些犹太当事人吗?”

“我没有这样的当事人。”

阿布拉姆斯点点头说:“我必须得准备参加律师考试。”

出人意料,奥布莱恩回话的语气冷淡:“阿布拉姆斯先生,你不要参加七

月份的律师考试了。”

微弱的灯光下，奥布莱恩一脸严肃的样子。阿布拉姆斯凝视着他，知道要求他对刚才那句令人吃惊的话语作解释毫无意义，于是就说：“这样的话，或许我应该学习俄语，也许用得着。”

奥布莱恩阴险地笑了笑。“到了八月份，将会派上大用场。晚安，阿布拉姆斯先生。”他转身向电梯走去。

阿布拉姆斯看了他一阵，然后说道：“晚安，奥布莱恩先生。”

第二章

008

彼得·索普从出租飞机上俯视，下面是具有三百年历史的格伦科夫村庄，依偎在长岛湾的怀抱之中。

出现在彼得·索普眼前的是一幢伊丽莎白风格的大官邸：花岗岩墙壁、石板瓦屋顶、有竖框的窗子、山形墙和烟囱顶管，那是苏联驻联合国使节团周末休闲去处。

官邸布局呈T字形，T字形的南翼又是一个小T字形。该官邸以前叫做基伦沃斯，是由后来成为美孚石油公司创立者的大资本家查尔斯·普拉特为其子嗣之一所建造的。该建筑拥有五十多个房间，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周围生长着三十七英亩的林地。该区域还散落着几座长岛黄金海岸大庄园，包括五六座普拉特庄园，其中一座作为疗养院使用。彼得·索普来过该疗养院几次，不过并不是来看望这里的老人。

同时映入眼帘的还有一度被称作盖茨比村庄的地方。那里一大群抗议者正聚集在苏联庄园的大门前。

索普朝后看到曼哈顿岛上方的摩天大楼，盯着联合国大厦看了一会，向驾驶员问道：“苏联人坐过你的飞机吗？”

驾驶员点点头：“有过，去年夏天，你相信那个地方吗？天啊。喂，你的城堡在哪里？”

索普微笑着：“苏联人庄园正北方的那个就是。”

“好的……看到了——”一大簇烟花突然爆炸在直升机的左舷，驾驶员吃了一惊大声骂道：“什么鬼东西——”猛拉操纵杆，直升机急剧地向右转去。

索普大声笑道：“不过是些烟火，我的主人一定正开始他每年一度的反五一节庆祝会。向舷外转，然后从北面开进去。”

“好的。”直升机掉转方向。

索普朝下看着多索里上的车辆。他知道当地人反对苏联人的情绪很强

烈,此刻正带着他的选民们抗议住在他们隔壁的那些不受欢迎的苏联人。

事实上,长期以来,自从苏联人二战后买下该处大庄园,格伦科夫的人们就一直在跟他们斗争着。五十年代,那些喜欢给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乡村警察就常常拦住打那些门进进出出的行人,以微不足道的借口给他们开罚单,但那些罚单从来没有支付过。这些斗争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缓和,时间上大致跟美苏关系缓和相对应。现如今,不仅在格伦科夫,就连整个美国,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喜欢给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那些人又回来了。

最近,针对该地市长不允许苏联人使用村子里的娱乐设施的无端禁令,莫斯科采取了类似的报复手段,禁止驻在苏联的美方外交人员接近莫斯科河,或者采取类似的毫无意义的措施。俄《真理报》刊登了一长篇专题文章,谴责格伦科夫是个反对苏联的疯人院。索普在中情局总部读过这篇文章的译文,和在此之前多米尼克·帕里奥利市长对苏联人的谩骂攻击一样地无聊。

索普得意地认为格伦科夫也让国务院感到头疼。最终,联邦政府于去年夏天通过一项法令,给当地居民以每年十万美元的税收减免,以补偿该地区因苏联官邸的税收减免给当地居民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该地市长也答应不再带领民众闹事,可是从索普所在的位置来看,格伦科夫的居民好像并没有完全履行条约。索普不禁又哈哈大笑。

驾驶员说:“那下面在搞什么鬼东西?”

索普回应道:“老百姓在行使他们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

“从这里看过去真像他妈的一团混战。”

“还不是一回事。”索普想。公正地说,自从“华盛顿协议”签署以来,情况已经改变了,国内经常有报道说苏联人的庄园上安装有尖端的监控设备。当地居民抱怨电视信号受到干扰,这跟电子监控一样令人紧张不安。

不过电子监视的目的并不是要屏蔽掉星期一晚上的足球节目,真正的目的是要监控位于长岛的国防工业:斯佩里和兰德公司、格鲁曼飞机工程公司、共和飞机公司,以及很多从事电子和微芯片研究的高科技公司。索普知道苏联人同时也在偷听位于曼哈顿和长岛的众多的从事外交活动的社区。

国务院的官方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苏联人从哪里弄到这些高科技监视设备的?”对此,他们的回答总是:通过他们的外交邮袋。这些并非总是“邮袋”,有时候是巨大的板条箱,根据外交条约,这些是不受查看和扣押的。不过索普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设备几乎全部由它所要监控的当地的这些国防工业生产制造,通过一系列的挂名公司购买,然后由直升机直接送达苏联人的后花园里。有些设备非常敏感,无法购买到,是从别处偷取,然后以迷人的方式绕道运送过来,包括卡车、小船以及直升机。索普问:“苏联人搭乘你的飞机的时候,他们携带有箱子吗?”

飞行员耸耸肩回答说：“有的，行李多得足够两年使用，还有一箱一箱的食物。我不知道他们是苏联人，调度员也不知道。我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从东部机场运送到位于长岛的一个庄园上，不过这些人带的到处都是盒子箱子的。就这样他们把这些鬼东西装上飞机运送到长岛，然后还不等我降落，他们又要运到格伦科夫。最后他们指出下面那个地方让我降落，就是这个货车在等着——好像是熟食配货车——伙人迅速地卸了货，挥手让我离开。妈的，直到一个月以后在《时代》杂志上看到这个地方的航空照片，我才知道他们就是苏联人。那些苏联人很抠门，从来都不给小费。”

索普点点头：“那辆熟食货车上写着什么？”

飞行员迅速地扫了索普一眼：“我不知道，想不起来了。”

“有人向你提起过那次飞行吗？”

“没有。”

索普摩擦着下巴。这个人突然不愿意多说话了，可能意味着几种情况。索普说：“你没有跟联邦调查局联络？他们也没跟你联络吗？”

飞行员不耐烦起来：“好了，够了，不说了，可以吗？”

索普亮出皮夹：“中情局。”

飞行员朝身份证看了一眼，说：“哦，又怎么样？过去在越南我载过的中情局多了，没有谁像你这么问来问去的。”

索普微笑了一下：“他们告诉你什么了？我是说联邦调查局。”

“他们叫我别跟你这种人搭话。听着，我不想掺和这些鸟事，行不？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好了，不说了。”

“好的……不要再提他们了，不要告诉他们我跟你说过话，我刚才不知道你是中情局。天啊，都是一群什么家伙啊。”

“别紧张，好好飞。”

“好的。天啊，感觉自己就像个出租车司机，不断地碰上强盗。苏联人、联邦调查局、中情局，鬼知道还会碰上什么东西？”

“谁都无法料到。”直升机开始垂直下降，索普又回到座位上。这场村子和苏联人庄园之间的微型战争具有喜剧的特质。更富有喜剧色彩的可能要数当地另外一个乡村爵士对苏联人的公开敌意，他叫乔治·凡·东，也就是索普周末去的那家的主人。彼得·索普俯视两个毗邻的庄园，那是两块面积不大的封地，其各自的主人却信仰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哲学，执著于某种怪异的中世纪会战理论。他想，有些方面不难理解，有些方面则令人难以理解。

从罗马焰火筒喷出的彩球烟花犹如喷泉，直冲直升机飞过来，直上云霄。索普说：“老大，不用躲闪。”